日本电视
精装小说

壮志骄阳

I247.5
4020

壮志骄阳

著　野岛伸司
译　萧照芳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郭力家
封面设计：李　萌

日本电视小说系列
壮志骄阳
野岛伸司——著
萧照芳——译

出版发行：时代文艺出版社
经　　销：长春市新华书店
印　　刷：长春市新华印刷厂

850×1092 毫米　32 开本　9 印张　220 千字
1997 年 5 月第一版　1997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
印数：10000 册

ISBN7－5387－1968－4/I·1004　定价：14.80 元

版权所有·请勿翻印

内容简介

贵子：因工作与婚姻不能两全而苦恼的女教师。
健吾：举发政治家父亲不法行径的议员秘书。
时男：自美国游荡归来的自由顽童。
阿纯：立志成为杰出小说家的公务员。
则子：一再被男人抛弃的百货公司女职员。
尚美：陷入畸恋而无法自拔的漂亮模特儿。
阿笃：惨遭上司不断欺凌的股票营业员。
浓郁深挚的友情，欲理还乱的爱情，无尽的感伤与无奈……。

楔　子

游泳池里有两个影子。微微的水声，颤动着黑夜。池畔伫立着另一个影子，似乎在搜寻水中的影象一般，直盯着水面瞧。在这个夜深夜静、阒无人声的游泳池，自他们三人相识以来，已经在此度过了将近四年的时光吧！

（为什么非得如此不可呢？）

池畔的身影，从刚刚开始就一直愁眉不展、哀声叹气，两眼直瞪着水面。这个名叫阿笃的男孩，理着一个小平头，善良与怯懦的性格同时写在他脸上。

（不对，这应该是时男跟健吾的性格才对。不是我……）

阿笃一想到水里的两个人，不由得又叹了口气。两人已经在水中潜了两分钟了。到底谁能潜得久些呢？这场比赛看似孩子气，实是一场真正的男人之争。

这是他们大四的最后一个夏天。为了明天的一场比赛，两人都在社团练到深夜。在肺活量方面，他们俩都已经是超水准了。只是，一心支持他们获胜的念头，并非肺活量，而是对一位女孩的爱慕之情。

两分半。阿笃担心地瞅着水面。

"喂……，你们还好吧……？"

他忍不住嚷了起来，此时，池中溅起水花。一个影子窜出了水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面。一位身形魁梧的长发男子，是时男。不久，另一个影子也冒出水面。健吾的个子显然比时男的矮了一点，但结实的体格跟整齐的短发，给人一付精明干练的样子。

两人暂留在游泳池内。池畔上隐约可以听到他们急促的呼吸声，有如历经一场艰苦奋战的余响。

时男先调整好呼吸，他将长发往后一拢，对着似乎仍咳得很难受的健吾微笑。健吾强忍住呛嘻，也向他微笑。

"我赢了哦！"健吾说。

"是啊，你赢了。阿笃是证人。"时男回答，并扬了扬下巴向阿笃示意。

阿笃有点不知所措地微微点头，这是真件苦差事。即使只有毫厘之差，比赛的结果毕竟是健吾赢了，时男输了。而他们同时都是他最好的朋友。

时男和健吾从游泳池起来，拿着阿笃递给他们的毛巾擦着脸。同时，再一次互相凝望对方。

"我赢了，你认了吧！"

时男一付若无其事的样子，对着健吾猛点头。

"我知道了，我会遵守诺言，在她面前消失的。你放心好了。"

"我一定会让她幸福的。"

"你是没问题啦！而她呢？也没问题，这点我可以百分之百地保证。"

"真是多管闲事！"

健吾笑了，他的笑容同时感染了时男跟阿笃。三人同时抬头仰望着夜空，想着她——贵子的容颜。

"这是我们三人之间的秘密。"时男说着。

"是啊！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，不管是阿纯、则子、或是尚美……。"健吾接着说。

最后，阿笃说："当然，我也不会告诉贵子的。"

这已经是三年前的往事了。

※ ※ ※

他们一共是七位好朋友。

一起共度大学时光。

四位男孩，三位女孩。男孩们大汗淋漓地划着桨，女孩们管理事务，负责在河边喊加油。一旦比赛或练习结束之后，他们便跑去一间叫"赛艇"的 CUB，在那里饮酒作乐、笑谈到天亮。大学四年，他们就是这样过的。

高月健吾，这位划船社的社长，是社团的核心人物，同时也是位热血青年。他在商社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，现在是他议员父亲——健藏的秘书，开始逐步实现他童年以来一直想成为政治家的梦想。

神野时男，很不可思议，他四年内从未交过社费，却仍可在社团内生存。这位深受大家喜爱、生性散漫、大而化之的男孩，毕业后就一个人跑去美国，现在则是行踪不明。

仓田笃，被同伴昵称"老鼠"的他，从学生时代开始常常就是做事不得要领。不过，这点正是他可爱的地方。他目前在证券公司当营业员。

冢原纯，头脑冷静，经常扮演同伴之间的咨询员。他的梦想是有朝一日能成为作家。因此，他选择了公务员的工作，以确保有时间写小说。

齐藤尚美，上大学后就一直在杂志社当模特儿打工的她，被社团的男团员尊称为"公主"。毕业后，仍朝着这条路发展。

饭森则子，她是一位很容易就受到感动的爱哭鬼，目前在一家百货公司的男装部担任售货小姐。

最后这一位，藤木贵子，她是划船社的黑牌社长，每当周围的人说她是非常地“发奋图强”时，她就笑着回人家说：“我只是比较会做杂务，而且个性比较好强而已。”事实上，连她自己也搞不清楚，究竟哪一边才是。她现在在一所高中当英文老师。是一家全国有名的私立高中，当高二的班主任。

还有呢！健吾跟贵子从大学毕业之后，就开始正式交往，至今已经迈入第三年，双方也开始论及婚嫁。

※ ※ ※

贵子最后见到时男，是在毕业前夕，欢送毕业生而举行划船比赛的那个夜晚。

面对即将来临的离别，大家都有点伤感，于是七人一起跑去“赛艇”。

正当大家尽情地喝酒喧闹时，猛一回神，时男一个手拿着啤酒，独自跑到阳台上去，任长发随夜风飘扬。贵子窃笑着，将纸袋拎在手上，往时男的方向走去。时男经常会这样，突然地陷入一个自我的世界。他常常连续说笑话，把大家的气氛带到最高潮之后，自己就走开了。

“时男！”贵子以一种调皮的语调，从他的背后喊他。

时男慢慢地转过身来，诧异地说：“啊？”

“你工作找得怎么样？”

时男只是哈哈地笑了几声，什么也没回答。果然不出所料，贵子也报以苦笑。

当笑容逐渐退去之后，时男的表情突然变得很严肃，他把手搭在贵子的肩上说：

“贵子，我们结婚吧！”

“……”

“我们一起去美国!”

经过瞬间的沉默。贵子心脏扑扑地跳着。

可是,在下一刻,贵子就轻巧地挣脱时男的手,冒出一句话:“你又在开玩笑了,我是无所谓,换成别人可是会当真哦!”

贵子假装要打时男的样子,时男也很夸张地护着自己的头。

“哈哈哈,果然被看穿了!”

“那还用说吗?一个工作都还没着落的人,怎么可能认真考虑结婚嘛?”

“答对了!开玩笑的!纯属戏言。”

时男耸耸肩,将手上的啤酒一饮而尽。

贵子瞥了时男一眼,然后把目光渐渐移到夜空中。(就光会开玩笑而已……,难道你一辈子都要这样下去吗……?)

当她在心中喃喃自语的同时,相识以来时男的种种模样也在她心底飞驰而过。

在这六个朋友之中,她最常想到的就是时男跟健吾。时男总是在笑,健吾则是一付拼命三郎的样子。

“去美国啊……。”

从贵子唇上发出的呓语,一下就被跑出来找他们两人的同伴的欢笑声给淹没了。

※ ※ ※

当晚——正确说法应该是隔天早晨,七人在社团的仓库前告别。

没有人说“再见”,因为他们都一致认为,好朋友毕业之后仍然是好朋友,这是不会变的。

健吾哼着鲍伯·狄伦那首“随风而去”(blowing in the wind)的一小节:

"人要走多远的路，才能得到别人的认同呢！"

时男接着哼：

"白鸽要飞越过多少的海洋，才能在沙滩上得到安息啊！"

然后是贵子：

"朋友啊！让答案随风而去吧！"

仓库的百叶窗边发出嘎嘎的声音，边被慢慢地放下。窗帘把这里跟外面分隔成两个世界。仓库中躺着渗透着七人汗水与回忆的小艇，七人则伫立在仓库外面的世界。已经回不去了，就算想回也回不去了。

百叶窗一直被放到最下面。

七人都未开口道别，就各奔前程了。

※ ※ ※

三年后的秋天——。

故事是由毕业生联谊会通知的一个葬礼开始的。

1

如果不穿黑礼服的话，这个葬礼就象是开同学会一样。

去世的是社团一位老伙伴。贵子很高兴马上就能见到多年不见的老友，于是请了有给休假。当然，阿纯跟阿笃也一样……。除了去美国的时男之外，所有的人都到齐了。

上完香之后，有人提议"去喝一杯吧！"大伙儿便涌向"赛艇"。

贵子、健吾、阿笃、阿纯、则子。尚美没有出席葬礼，大概是杂志的拍摄工作延误之故，于是则子在她的电话答录机里留了话。

"我们要象从前一样喝到天亮，你一定要来哦！"

她只有在提到"象从前一样"那一句话时，声音特别大。则子自己也注意到了，她放回听筒之后，不由得叹了口气。"要露出笑容来！"她对自己说。

抬头仰望天空，只见一片浓云笼罩着大街。

当则子决定进百货公司就职之初，她也有过梦想。她也有那种跟一般普通高中或短大毕业生不一样的傲气，即使后来她被分到与她们相同的贩卖部门，她也想着自己总有一天应该会被调到宣传或商品开发部门去。

然而，在贩卖部的工作迈入第三年后，她胸中的梦想，早已逐渐枯萎。本就不是因为有兴趣才走流通业，因此对工作的热忱，早被三年来的惰性给消磨殆尽了。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工作虽然无聊，如果生活方面还能自得其乐的话，那还有救。坏就坏在则子连这点乐趣也没有。是有几位喜欢的男人，不过，即使跟他们上了床，最后这些男人还是一个个地跑光，她又得重新开始找寻下一个对象。她并非为了邂逅，只是想掩饰寂寞，就如同站在百货公司的商品陈列架前，挑选一处可以发泄爱情的地方。

※ ※ ※

"最近不知道怎么搞的，突然很想结婚，当一位专职的家庭主妇呢！"

当则子借着微醉而说出这话时，大家都不约而同地露出一付可以理解的表情。

"我想则子一定会是一位很可爱的新娘哦！"贵子说。

"就是嘛！"则子似乎很满意地点点头。"不瞒你们说，现在有两个男人同时向我求婚呢！"

"向你？"阿笃开玩笑地说。

"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！"则子马上噘起嘴来。

见到这种表情，连贵子，健吾、阿纯都忍不住地笑了。则子跟学生时代一模一样，小谎话一被拆穿，就是这种反应。

"不是因为有人提到结婚，我才说的……。"健吾喝了一口掺水的威士忌润唇之后说，同时用笑容制止了一旁在向他使眼色的贵子，继续说道：

"老实说，我跟贵子准备结婚。"

"是真的吗？"

则子的眼睛瞪得大大的，从位子上站了起来再问一遍。阿纯跟阿笃也露出讶异的表情。

"是啊，不过，不是立刻就要结婚。我们都还没向双方父母报告呢！"

"恭喜你啊，贵子！你钓到了一位金龟婿了！"

"……"

"那你不就要辞掉老师的工作吗？虽然健吾现在只是他爸爸的秘书，但将来也会出来竞选吧？当政治家的太太很艰苦哦！"

则子是"言者无意"，贵子则是"听者有心"。尤其是那句"钓到了金龟婿"。仍留在她的耳际挥之不去。

"为什么？"贵子说："我打算继续教啊！因为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份象教书这样有意义的工作。"

健吾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，避开贵子的视线，他拿起酒杯继续喝酒。

"因为我不象则子，一心只想当家庭主妇。我不喜欢失去经济自主权，我想保留这点自尊，所以，双方一定要维持平等的关系才行。"

贵子说着说着，语气变得愈来愈强，这是她学生时代的老毛病。不管是什么事，她都会一下子就变得很认真。换句话说，就是变得非常地郑重其事。学生时代，她就常常因为这样而被其他的同学嘲笑。

"贵子真的一点都没变吧！"阿纯笑着说道。坐在一旁的阿笃也露出善良的微笑说："是呀是呀！"

"哎，象贵子个性这么强的人，一定要包容力很强的人才行哦！"则子笑着对健吾说，阿纯则接下去说：

"不然就是找个完全没有包容力的人吧！"

"我知道了！你是说时男吧！"则子立刻回了一句。

一听到这句话，仅在短短的一瞬间，贵子跟健吾的表情突然变得很僵硬。

阿笃用手肘碰了则子一下，小声地骂了她一句："笨蛋！"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！这个节骨眼把话题转到时男身上，反而显得不

自然。不过，逼不得已，阿笃只好故意用另一种轻松的语调说：

“那家伙随便能回来就好了，怎么可能会在美国发奋图强呢？大概是太过招摇了，不好意思回来吧！”

他哈哈地笑了几声，想改变一下尴尬气氛，但是，只有阿纯跟则子陪他笑而已。

贵子装出一付毫无表情的样子，健吾则用比较粗暴的动作边拿起酒杯边说：

“那家伙只会说一些不切实际的话，那种人没资格谈什么梦想。”

没有人答话。

一阵令人不太舒服的沉默流过。

则子默默地啜饮着酒。

（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，好怪哦！）

她在心里喃喃自语。从旁人的眼中看来，他们象是一群昔日好友在开同学会一般。不过，在某些方面确实跟昔日有所不同。贵子也有同感。

（尚美怎么还不来呢……？）

两人想着同一件事。象从前一样，大伙在约好的时间内，望穿秋水地等着一位迟到的同伴。只是现在的感觉和昔日有点微妙的差异罢了。

※ ※ ※

外面开始下起小雨。

一辆轿车停在“赛艇”门口，是辆高级的进口车。一位年轻的女孩从右前座走了出来。她撑着伞，绕到驾驶座旁。车前灯照出她的样子，一位穿着入时，明艳动人的女孩——她就是尚美。

尚美轻敲着驾驶座的车窗，车窗轻轻摇下，出现了一位年约四

十岁男子的脸庞。

“真的哦！你这次一定要跟你太太说清楚哦！”尚美用再次确认的加强语气对他说：“一定哦！我不喜欢一直维持这种关系。”

男人点点头表示“我知道了！”

“来勾勾手指头！”

“好吧！勾勾手。你的朋友在等你，好好去玩吧！”

“嗯！”

尚美将两相缠绕的小指松开。勾勾手指头，好象是小孩子的游戏，自己怎么会相信这种事呢？想到这里，她不由得叹了口气。

车窗再度摇起，车子悄悄地开走了。尚美一直目送着车尾的红灯。

“我们要象以前一样喝到天亮，你一定要来哦！”

她想起答录机里则子的声音，当她提到那句“象以前一样，”时，好象特别大声。

（是啊，要象以前一样开怀畅饮！）

一推开“赛艇”的门，一张张熟悉的脸孔立刻跃入眼帘。

“嗨！大家好！”

尚美很兴奋地走进店里，同时贵子她们也注意到她了。此时，大家好象从一种说不上来的尴尬气氛中解放出来似的，于是用非常夸张在动作去欢迎尚美。

男孩子们也是，先是阿笃，然后是阿纯，最后是健吾，一一到她面前打躬作揖。

“我们的公主，别来无恙吧！”

全员大笑，这笑声显得特别地爽朗。

※ ※ ※

“同学会”后半的主角是尚美。

贵子跟则子--听到尚美即将跟妇产科医生结婚时，立刻举杯庆祝："恭喜你啊！你成功了！"健吾、阿笃、阿纯也假装一付后悔莫及的样子说："我们的公主已经名花有主了吗？"

"下次有机会的话，我一定会介绍给大家认识的！"

"是啊！我们衷心期待！还有啊！则子也有两位男士向她求婚哦！"

"嗯嗯，是啊！我正为此事大伤脑筋呢？但是，贵子自己也快跟健吾结婚了呢！"

"是吗？贵子跟则子都很争气嘛！"

尚美交互看了一下贵子跟则子，口中不由得喃喃自语了一下"真令人羡慕！"她跟妇产科医生交往，这件事是真的。跟她勾过指头的人——桥爪五郎，应该会跟她结婚吧！她没有说谎，只不过提早说出来而已。尚美瞥了一下自己右手的小指。结婚，在这之前，一定要叫五郎离开他现在的家才行。眼前，她只能相信勾手指头的承诺了……。

"喂，老鼠你现在在做什么啊？"尚美笑着把话题岔开。

阿笃说他等她问话等了很久了，遂把身体挨近她。

"我在证券公司上班哦！每天出入的金额动辄一亿、二亿，根本不稀奇。对了，以后别再叫我绰号了。

"阿笃是全分公司中业绩最棒的，老实说我听了之后也吓了一跳。"健吾说这话时，阿笃则得意洋洋地挺着胸膛说："不好意思！现在我可是跟过去不一样哦！"

"那阿纯呢？"尚美又问。

阿纯对话题突然转到自己身上，显得有点不知所措，阿笃则在一旁用嘲弄的口吻说："当公务员最好了，闲得发慌。"

"怎么可以说那种话！"健吾说。

"算了吧！健吾！"阿纯自嘲似地露出一脸苦笑。"老实说："那

个工作真的很无聊!"

"可是,你也是为了有时间写小说,才去当一个不用加班,工作又不重的公务员嘛!"贵子安慰他道。

"你现在还继续在写吧?"

"……是啊,那当然。"

※ ※ ※

这些谈话显然有一部份是谎言。

唯有流逝的时光才知道事实的真相。场面虽然欢腾,在某些地方却穿梭着虚伪的笑容。

阿笃在证券公司是个连小笔交易也处理不好的大累赘。

阿纯呢,早已把稿子深锁在抽屉中,一位区公所户政课的小职员。

则子呢,不断地跟百货公司的男职员谈恋爱、上床,最后总逃不开分手的命运。

至于尚美则是桥爪的情妇。

所以,大家都不愿多提自己的事,而把目标转移到聆听其他人的近况。这真是一次奇怪的"同学会"。

※ ※ ※

他们赶在能搭上最后一班电车时间内离开"赛艇"。雨正继续下着,不过,是那种不用撑伞也行的小雨。

尚美提议说:"我们再去喝一杯嘛!"则子立刻附议,阿纯没意见,剩下的三人,看看手上的表之后摇摇头。

健吾说:"抱歉,明天还有地方代表要来陈情。"

贵子也说:"我明天还有教职员会议要开。"

阿笃则说:"对不起,我也必须回去了。我的工作环境象战场,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